

这几年我有个习惯，每周二的上午在网上点击《今日高邮》的文学栏目，读家乡报纸副刊上发布的文友作品。

陈永平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，而他的作品却鲜见于这个栏目，不如其他作家那样发得猛。这让我在心里嘀咕，要知道，“文游台”副刊的影响在高邮是超过那些大报纸和刊物的。但这并没有影响对陈永平作品的了解，大家和我一样，在网络上通过电子阅读平台读到他为数不少的作品。

陈永平的散文和小说作品虽篇幅不大，读来却让人不忍放手。爱、美、亲情是人类恒久不变的价值，也是文学书写的主要内容，他的作品因紧扣着这些，所以动人，所以感人。

说到陈永平作品里的爱，他写到情爱的爱，父子的爱，以及对他人的关爱，对弱小生命的倾爱。在《一种特殊的粥》这篇作品里，“女人匆匆过来，胳膊肘支开人，把米油挑进三红碗里，送给邻居家的惯宝宝。”一个“支”字既昭显个性也温情盈盈。《贵宾驾临》里，“到小兔长到撑满笼子的时候，母亲把它杀了，做成一道菜。我们问是什么肉，她也不说，儿子眼见笼子空了，气急败坏地大哭起来，张开嘴，嘴里还含着一块肉。”这样的文字是多么的“狠”，让我们体会无意之下造成的伤害，小主人公在失去爱的那种令人怜惜的伤痛和无奈。

写到美，一位喜欢陈永平作品的读者在博客里评论：《在水在洲》是一篇描述里下河地区风景的文字，作者的一支笔把我这个宅男，硬是拉到了那个春暖花开的户外，白鹭、蝴蝶、油菜花、宽阔的河道……读着这样发自心底的句子我甚至感受到了春风吻上我的脸——

“我们登岸，沿一条土路踏青。路两侧是高高的白杨，一阵风过，‘沙拉拉啦啦……’白杨林下，苜蓿、蒲公英、兔子苗、鹅儿菜都有自己一席之地。前头的友人突然停下来，指着坡面讨论。我趋前一看，是草莓，野草莓！最先看到的是两三棵，往前几步，林下的大片土地都被草莓的叶子覆盖了，叶间点缀着草莓，颗颗草莓都泛着鲜艳的红。村里朋友告知，野草莓不是吃的。谁说草莓一定要食用呢？它就是来装点乡村的美景的。”

写到亲情，在《小姨回家》这篇散文里，自小被送养的小姨在37年以后回家：“母亲弄了条机帆船，去兴化城接小姨。天刚黑，外婆就上床躺着了，奇怪的是，还不让点灯。听到河面上‘突突’的声响，外婆呜呜地哭起来。小姨摸到外婆床头，抓住外婆的手

四月初九，宜祈福，纳采，嫁娶，出行，学艺，求财，开市，交易，安床，祭祀，赴任，见贵。择日不如撞日，生命里许多美好

的相遇都是来自于无心 and 偶然。孔夫子弟子三千是虚数，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手段和授课方式求新求变，杨汝祐老先生弟子八千，我是他的八天弟子，从四月九日开始。

我三十多年生命从未触摸过毛笔，杨老师亲自带我去买纸买笔，教我如何立姿、滴墨、洗笔，还到处托人帮我买字帖，怕我站得累了，不断叮嘱我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。书屋里三排桌子，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们矮我半身，资历都比我老。

一个小男孩伸头过来看，我对着纸上一个墨点颤抖如筛，汗不敢出。

一个小女孩说，你连笔画都不会啊，我都学会一年了。

我给杨老师出了难题。因微恙休养来到先生的家乡高邮，掐头去尾只有八天时间，要向杨老师学习书法，勉为其难不说，如何授课也令他困惑。杨老师打破常规，不辞劳苦，招呼我这几天都来。于是，我每天穿过北门大街的牌楼，嗅着街左早点摊子的汤面香味，听着街右菜市上的热闹叫卖，到杨老师家里，浸润着宅子里的梔子花香，一笔一画地随他学习书法。

杨老师极高极瘦，年轻时应是俊逸儒雅的男子。我总执拗地以为他是穿着月白竹布阔身长衫吟哦诗经的先生，是在他亲手调教下补上久远年代的私塾功课。有时我想偷懒，说家里有事了，早饭吃晚了，等等，每每到他家已是上午九点多。见到手执书卷淡定阅读的杨老师，见到他柔和、清澈的眼神，便觉得撒谎真是多余的。

我一北方粗疏之人，在杨老师这种典型的诗书传家、忠厚济世风范中倍感窘迫，因此还算用功和专注。他鼓励我时常用高邮话里的“不丑”，我时而洋洋得意，又立即战战兢兢。

休息的时候，杨老师也会谈起正在读的书，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。说到他少年求学时的同学情谊，回忆那些书信来往的眷眷情怀，无论是失落还是得意，他的笑容竟都带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纯真。我有时想，七十多岁，总是被人称为暮年，面对着比他年轻的人言语里多少会有一些人生抱憾，但看杨老师的言谈笑容，开心坦诚，不杂一丝尘俗世故，我都怀疑他这数十年时光被人偷走，和初夏时节的天光云彩日影熏风如此糅合对应。

杨老师家临河，一棵高大的桑树亭亭如盖。他时常拿着长竿向外探着身子给孩子们摘桑葚，地上掉落的全是浓紫深红的桑葚，小丫头们叽叽喳喳雀跃不已。一个小丫头跑来跑去，那天大概是第四还是第五次碰掉了书屋门框上的电铃，我写字时，回头看见极高的杨老师弯下身子，正认真和她商量：“你说，我怎么办好呢？我是不是该罚你啊？刮刮鼻子还是揪小辫子？”这些小孩子长大以后，若能记起这些温馨细节，也会会心一笑吧。

杨老师的小院子里，绿植浓密一片凝翠，天井里阳光洒落如水晶，既有阴凉虚静适合潜心诗书，又是日暖玉生烟，厚德载物。有一天上午的学习拖到很晚，偶然看见他家摆在厨房门外的小饭桌，半碗煮蚕豆，半碗细巧嫩绿的炒韭菜，还有什么菜蔬在阿姨手中正端过来。也是平常饭食，怎么就养得如此超尘脱俗？

等到杨老师说“不丑”的次数多起来时，我的学习时间也该告一段落了。心下有不舍，同时也为笃钝不得更多要领而自惭，当然，还有点骄傲，因为杨老师见人总是提及我是他教过的学历最高而课程最短的学生。

静水流深——读陈永平散文作品二三感触

□ 王树兴

叫：‘妈，妈！’外婆没有答应，捂着脸说：‘丫头，我生你不养你，我不是你的妈呀……我没脸见你呀！’母女三人在黑夜里互相搂着，放声大哭。这一哭，相隔37年。”读到这段文字我掩面而泣，此情此景有谁能不动容？

汪曾祺说过，写任何形式的文学，都得首先把散文写好。我几乎通读了陈永平的全部散文作品，因为喜欢，也因为能够从他的作品中吸取营养。

陈永平的散文书笔隽茂动人，阅读起来十分畅快，趣味无处不在。他很少虚构，也没有精心编织故事，但每篇散文里都有意趣十足的故事吸引我。这些故事大多与高邮有关，是他童年的乡村生活，求学以后至今的城里生活；一半写了泥水，一半写了水泥，带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。他的书写是认真和饱含感情的，有从容之下的沉静之美。对他描写的，讲述的，我充满好奇，每每恨不能抢过来写进小说。

地方作者都有消化方言的问题，曾经做过播音员的他精通普通话，他能够将高邮的土的、鲜活的地方语言运用得非常熨帖，让高邮人读了亲切，外地人感到生动。在外生活有些年的我，读他的作品能够温习家乡的文化 and 语言，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和体会。

好的散文是说事的，说人和物的事，散文其实和小说没有严格的界定，以是否虚构说，散文一旦进入书写就已经在构筑虚构，这是写作的主观性决定的。早两年我就认为，像《大队会堂》、《档案里的纸条》和《遭遇吉日》、《蔡包子》这些被陈永平谦逊地称为小散文的，都可以归入小说范畴，因为这些作品都在说故事，并且说得活灵活现，很是吸引人和耐人寻味。最近被证实了，有几篇在省级或者全国性的文学期刊都被视为小说发表，其中一篇还被《小说选刊》选载。

有人遗憾陈永平的文章大多是千字文，这是报刊杂志对散文作品篇幅限制所致。短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古今中外的优秀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农村废私塾，建村小。

那时，村小普遍开花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村小，村小的规模及办学条件可想而知。有的村小二三十个学生，个把教师。有的年级只几个学生，不能单独建班，老师就把不同年级的学生组建在同一个班级，进行“复式”教学，忙了这头忙那头，忙好那头又回头。

学生是本村的，放了中、晚学回家食宿，老师呢，住在学校，吃在各家各户，今天到张某某学生家吃饭，明天到李某某学生家吃饭。这样轮流到学生家去吃饭，家乡人说成“吃轮伙”，就是作家赵树理先生说的“吃派饭”的意思。

“吃轮伙”有人喜，有人忧。

忧的是家长。那年头，大家小户的经济条件都不算好，虽然隔上一段时间才轮到一次，但还是令家长担忧。这一天，家长要使出浑身解数忙招待，或是把早就想吃的鸡杀了，或是咬咬牙到供销社打个斤把肉……总之，这一天的伙食要胜过四时八节，还唯恐招待不周，怠慢先生，惹出闲话。家长的患得患失很多，但绝大多数乡村教师口碑不错，他们对家长的忙碌，过意不去，就更加勤勉地教育学生。

睫毛边上的风景

□ 李旭光

家乡，近年来又开发了一处芦苇荡湿地公园，就坐落在西湖畔。我所谓谓的西湖，其实是家乡的高邮湖。它悠闲地躺在我镇西侧，很宽阔！与大运河相隔。为此，我们这儿人管它叫西湖。偶有一机会，邀远方朋友一起游玩。让我大吃一惊，原来这风景就在家门口，连自己都没有欣赏过。它的美，如睫毛边上的风景，驻足眼边，却无暇顾及呢！

去过杭州的西湖，扬州的瘦西湖，也免不了去家乡的高邮湖。但当时很小，也谈不上什么欣赏，不过都是水。难怪我们高邮籍的大作家汪曾祺曾写道，“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，我是在水边长大的，耳目之所接，无非是水。……”这水有什么看头呢？然而古镇历史悠久，不少文人墨客都留下了墨宝，带着诗人的意境，我们走进了芦苇荡湿地公园。耳目所接不仅是灵动的水，还有跳跃的鱼虾，扭着舞姿、晃着小脑袋的芦苇，穿梭苇间的鸟类，还有辛勤劳动的渔民……

来湿地公园，是一定要看看芦苇的！瞧！那大片大片芦苇长得恣意茂盛，似乎捋着胡须须在思忖；又似乎蘸墨轻点。空腹的芦苇不正是一支支有思想的灵魂在吟诗作画？芦苇荡中分开许多水道，河流不正长出明亮清澈的眼睛吗？它们是看万亩的芦苇那壮观与秀美还是用它那微笑神情看我们呢？

芦苇长得很高，我们的旅游艇似乎在它脚下绕来绕去。触手可及的是水，还有毛茸茸的嫩绿苇叶。司机驾驶水平很高，游艇昂起头直冲前方，打着S形的路线，惊心动魄！一侧水浪被迅速拉起一碧绿的屏来，裹着水草气息掺和着鱼腥味道。浪水也试想着抱抱河道两旁芦苇的腰，但又很快地松下

散文大多是精短的。世代相传的《古文观止》是短篇集成，流传千古的《陋室铭》也只有81个字。再说国外，诸如雨果、川端康成等大家的成名散文作品也都在千字左右。好散文对语言要求非常高，好作家经常为了寻找最贴切的语言寝食不安，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。有的短文章比长篇大论难写。有时就一好选题，我要陈永平来个急就章，他总是说不行，得想一下，考虑两三天再动笔。因为写精短文章的缘故，他文章的语言把控得非常到位，不温不火，不徐不疾，有很好的精巧的叙事节奏，几成他的特色。

陈永平就凭着这些作品慢慢地积攒着他的文学成就，并不只是在高邮，成为一个在国内读者和文学编辑关注的作者。

前阵子遇到《小说选刊》副主编王干，一直对高邮文学创作给予各种支持的他，非常关心包括我在内的高邮作者，他和我说了好一会儿陈永平的作品，为他的成就高兴。省城一位高邮籍文学前辈几次对我夸赞陈永平的作品，说：不得了，不丑不丑，有大气象！

一个读者在博客里写道：“稼禾尽观(陈永平博客名)的文字在他的博客里可以读，在《扬子晚报》、《高邮报》的副刊上也可以读到，作为喜欢稼禾尽观作品的普通读者，我更愿意作者集集成册，出一本书。如果有一天我在书店见到先生的书，我自当毫不犹豫买下来，先睹为快。这样的文字，我非常喜欢，朴素自然，深得汪味文风三昧。”

我所知道的是，陈永平还不想马上出自己的集子，也不愿意我介绍他加入什么协会。写作是他的业余爱好，在工作之余，他以读书写作陶冶身心并乐在其中。

近年来，我们高邮的散文随笔创作异常活跃，高质量的作品不断涌现，理性与思辨之美较强，而精神的高蹈和思想的超越，内在气质的丰沛充盈则应该是追求的。我们要“脱小”，到更大的平台和媒体上去展示作品，到墙外去开花，像陈永平这样勇于到大报刊投稿和发表的应该成为榜样，这样我们的文学群体影响才更大。作为一个写小说的，我希望高邮写散文的作者尝试创作小说，能写好散文的一定能写好小说。

我再见到王干老师，要请他写一幅“静水流深”的大字送给陈永平，以为鼓励 and 为他加油。王干的书法现在行情大涨，有人拿莫言的书法作品换，收藏者还挺不情愿。

喜的是孩子。老师轮到某学生家吃饭，该学生就自豪了一整天：老师可是最尊贵的客人呢！像鸡群里落进了金凤凰。这一天，孩子同样享受到特殊的伙食，更令孩子欣喜的是，老师高兴起来了，微笑着往孩子碗里夹菜，全然没有平日的“严脸孔”……孩子能不高兴吗？

“吃轮伙”的经历，我也有过，但很短暂。一九七八年春，领导派我去北徐小学任教，该小学也可谓小，教职工就我一人而已，真是“教书兼教工，烧火带刺葱”。初次轮流到学生家吃饭，既不习惯，又有愧于家长的热情，幸亏只是一个星期，我又被领导改派到管家学校教初中语文去了，一周时间的“吃轮伙”从此画上了句号。

我在想，假如家乡的村小还存在，假如村小还只有一两名教师，恐怕也不别去学生家去“吃轮伙”了，有了煤电气，有了现代化的厨房炊具，还怕吃不上饭？那种“锅背身上走”的说法，已经成了现实。

“吃轮伙”的历史，是段不很发达的历史，充满了“土人”、“土灶”、“土菜”的“烟火味”。

温柔的手。一会，游艇被司机驯服，变乖了，匍匐前行。艇尾拖着一条白花，“咕咕”的闷响从水层里带着一些水草碎沫泛上远去。夹道欢迎的芦苇们渐近又渐远！

惬意的心情在消受着，不知不觉就来到园中央。码头是用许多木条拼起而精心设计的。四周岸边有许多垂杨柳，它们的头发很长，有已沐浴在水里的。风起柳条而飘，如一团团绿色的烟雾在水面旁翻腾。近处甲板上—鲤鱼从水里蹦上来，红色的尾巴使劲地拍打木板作响，没几下又回水里去了。借此美景做背景，我们站好两排一起合个影。每位游客的心里都盛满愉悦之情，兴奋和感叹！听到最多的是“美呀！”“我想留下来了！”登高望远是园中一大特色。风格各异的三个主心塔台高高竖起，为我最喜欢的是钢管柱子、铁板搭铺、不锈钢扶手而建造。我们一行顺着扶梯围绕上去，约四层楼高。骨感型的塔更让我们有福鸟瞰湖景，一望无边，水天一色！远处的一些渔船似乎在来回蠕动。真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啊！深呼吸着清爽的空气，呼出日积的不快，忘我地静静欣赏！湖与天之间，可是鸟的天堂呀！看！白鹭、鸽子，漂亮羽毛的野鸡、野鸭，还有捕鱼的鸟等等，它们上下翻飞抑或降落芦苇间栖息。忽然，近处一鸟闪电般扑下水面，啄起一条鱼，带着晶莹的水珠，腾空而去。

家乡确实很美！纯朴的大自然风光，天然的氧吧，这睫毛边上的风景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地珍惜欣赏、细细品味呢？

孟城驛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